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七 起文帝十一年盡景帝前二年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壬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言其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爲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班志新郪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爲郪耶漢興爲新郪師古曰潁川縣○郪音雌又音妻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揵音建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

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亂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梁王揖之薨也以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而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喜城陽王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爲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地秦置郡漢因之○鼂音朝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鋋音禪又音延）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禍謂將不省兵謂不揀擇兵器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

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敵我之力不能相當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闊遠也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言平易之地矢可以同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騎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菆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騶音鄒臬音藝則匈奴

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笥音四]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俯仰之閒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也不可復起也]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衡與橫同]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之書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擧而萬不當也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音耐揚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爲之城壍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師古曰言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其民余謂言所予之半畜產則已若民則官爲贖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及對畜積長茂余謂畜長當從張說）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

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五百帥名也仲馮曰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閒其職設權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余謂五百卽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爲伍伯長也沈約曰俗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郎各置伍百四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候卑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旋所從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

後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遣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錯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與峭同謂峻隘也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濟南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可徵乃詔太常使錯往受之伏生老甚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絳武侯周勃卒勃微時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師古曰葦簿爲曲然則織薄曲者織葦爲簿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然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酸棗

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指[illegible]寺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遏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註東燕縣故城在河南與胙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門有金隄隄謚金隄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縣代築之以祭河遂通謂之金隄

春正月賜諸侯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關無用傳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張晏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為信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

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彊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

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值千錢止得五百也）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求急則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

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師古曰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師古曰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爵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畜積之故也

是從事焉何寡（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吳國有馬生角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賢曰明粢在器曰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

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繫詣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相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漢志永巷令典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赦之意少喜醫方及長又更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元里里名公乘爵名陽慶姓名）慶使意盡去其故方更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病無不愈然意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故止書告其罪上旣赦意卽召問所爲治

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意具悉而對且述其師慶之言曰人之生也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故陽虛侯相趙章病迵風（迵風者風洞徹入人四支〇迵音洞）臣診其脈當五日死後十日而死所以過期者以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耳　帝既感緹縈之事而赦其父淳于意五月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及刖左右趾）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之詩）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

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有罪而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制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髡鬎也剃去其髮及其鬚鬢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鉗以鐵束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至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於官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賕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賊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脩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涵關縣爲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在隴川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補註朝那在平涼府城東南蕭關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卬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卬音昂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甯州雍縣班志屬扶風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

軍張安國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甯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琊郡甯侯國在河內脩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爲將軍號）上親勞軍勒兵申敎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國屬涿郡）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時隴西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舍也）父老何自爲郎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尙食監主膳食之官）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

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拊也左傳曰搏膺而踊○搏音博髀音陛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

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

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

之閫門限也○閫音捆又音闕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師古曰擾謂擾亂之也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

金之士十萬弓弩引滿為彀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
澹林○澹林胡號也澹借音耽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
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令顏聚代之是以兵
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出私養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家假錢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五日一椎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所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刑爲罰作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師古曰築土爲壇除土爲場珪幣所以爲神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是歲河閒文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爲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推終始

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爲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庖犧所生處釋註成紀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畤於雍漢高帝又立黑帝畤故雍有五帝畤 赦天下高祖之爲漢王也問有司曰吾聞天有五帝而秦祀止四何也有司不知所對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五也乃立北畤於是遂有五帝畤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辟疆之子趙幽王之孫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余據水北爲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羅註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府縣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燃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賞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也謀即今禮記王制篇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錄時有出長門者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由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又分齊爲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爲齊王安都侯志爲濟北王

武成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扐侯辟光爲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陽虛縣水經河水過陽虛縣注引地理志曰陽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兩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所覩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扐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扐音勒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會聚飲酒酺 古曰酺布也書王德

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烖害之神也有馬酺有蝝螟之酺與人鬼之酺亦爲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獻酬注所謂平祭酺合醵也○酺音蒲蝝因圓翻螟音明醵音劇醵音具又音渠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寶鼎縣古輪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西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

逮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後二年夏上行幸雍棫陽宮黃圖曰棫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六月代孝王參薨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秦置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疋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闔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息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

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跂蹶跟不著地也遠方有跂行蠕蠕蟲行貌無足而行也○喙音跂跂音器蠕音軟喙又音畫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下詔天下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匈奴並暴邊境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蒼陽武人也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高祖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於高祖赦勿斬已而有功封北平侯深德王陵終身父事之陵死後事其夫人雖貴爲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年百有餘歲而卒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薨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碭郡漢爲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爲擘張以足蹋者爲蹶張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跣音選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袁盎嘗道遇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盎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丞相良久而見之盎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

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益曰善夫陳平絳侯輔高帝定天下爲將相君乃爲材官蹶張非有奇計與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者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日聞所不聞故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將軍幸教之引入與坐爲上客

〔庚辰〕後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月末爲晦天文書每月日月相會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壬午 後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illegible]

年齊雍城門外狗生角 京房易傳曰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癸未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羅誌句注山在太原府代州西二十五里 將軍張武屯北地 秦滅義渠置北地郡 內河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

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𢷬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細柳原(補註細柳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南)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茲漢志松茲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補註棘門在西安府舊咸陽縣東北十八里)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爲後以亞夫屬太子張本　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蝩說文曰一日蝝一日蝗○簸音播蝩音鐘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　民得賣爵

甲申後七年獨考是年正月辛未朔日食漢書不書故通鑑亦逸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六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

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罹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
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
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
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師古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
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
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朞而大祥逾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帨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

之時元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
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
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
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
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
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謬
說未之思也賢父同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
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
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
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
所以漸即吉耳賈公彥曰布之精粗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
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緦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
五升○禫上
發輓音稅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乙巳葬霸陵謚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
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
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則不度甚矣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
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附錄帝好黃老之學嘗讀老子經有所不解數事乃使人問河上公
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幸河上躬問之帝曰域中四大王
居其一子雖有道猶吾民也何自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空
中去地數丈俛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
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帝素書二卷曰熟研此經所疑皆了不
事多言也言畢失其所在

丁未太子卽皇帝位鄭樵曰漢大斂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
于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册畢以傳國璽

殺東面讓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爲長沙王傳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盡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　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帝既立張釋之以前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用王生計廷謝帝得免王生善爲黃老言處士也文帝時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顧謂張釋之曰我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

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孝景皇帝上 荀悅曰諱啟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在位十六年

元年冬十月詔曰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不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稱貢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　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毄音計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草稠曰薦深曰莽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開封侯陶青高帝功臣陶舍之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于法太重所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止于論決為

太璽故令吏藏之所行謂所挾察也所將謂將領也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張歐爲廷尉（歐音區）　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爲宗正（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禮所封者齊地）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仁始爲太子舍人（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分左右內史發左字衍據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爲九卿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帝吮之文帝不樂從容

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問疾帝使吮癰太子雖吮之而有難色已而聞通常吮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帝立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遂沒入通家財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長公主者館陶公主也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傅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發之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及後二年來朝有詔令諸王更前稱壽歌舞至長沙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詔曰故相國

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　諸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爲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爲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餘地也○堧音軟平聲　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　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錯以此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　丁巳以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大戴禮日孔合子云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而爲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霰音線稷雪也謂雪初下亦如稷粒俗謂之雪珠　九月膠東下邳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古日角兵象上向者也天戒若曰勿復老人生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　熒惑逆行守北辰　月出北辰閒　歲星逆行天廷中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自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閒出北辰閒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爲天廷陳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耀鉤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廷中有五帝座　梁王武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

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鉅萬萬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唐宋州治宋城縣即睢陽縣補註睢陽郎省入開封府歸德州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補卷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八（起前三年盡後三年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班志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梁王以此益驕　十一月楚國呂縣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烏羣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洛陽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築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吠守兵革之象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于異類以生害也）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時淮陰枚乘為吳王郎中知其情奏書諫曰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忠忠唯大王少加意念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凔音蒼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單細也單盡綆猶言極細之綆也綆綆同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吳王不納乘乃去而之梁從王遊後吳王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作曰朝秋曰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請音淨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

辭語見韓子及文子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

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

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爲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歲時存

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

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

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

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

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

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

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御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日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堊有惡惡二音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爲高密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師古日狧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言初狧糠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狧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狧有嗒是二音又食入翻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竊聞大王以何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不至於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說文瞿隼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師古曰熒謂回惑之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旁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

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初楚元王好詩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浮邱伯者荀卿門人也元王少時與三人從之游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為魯詩元王亦有傳號元王詩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二宿而孰常設後乃忘設焉穆

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雜舂於市晉灼曰雜舂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注曰休地名蓋鄒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夷王之弟也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濞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將閭初雖許楚後復狐疑背約城守濟北王志欲起兵會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爲渠率太也補註漢書吳王傳云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註曰三國謂膠西菑川濟南也通鑑此處何以更有膠東耶與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君王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又曰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金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願諸王勉用之且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於是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棘壁在宋州寧陵縣西南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王武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初文帝且崩戒上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詔曰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

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上又欲求將察宗室及諸竇無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

家者於是遣曲周侯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欒布擊齊使嬰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錯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徐僮二縣屬臨淮郡）初袁盎嘗為吳相其兄子種說之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無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言吳王遇之甚厚而錯素與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

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志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晉灼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相誘以亂錯曰盎

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謫）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爲太常時盎爲奉常也）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錯衣朝衣斬東市

司馬遷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德侯國在泰山界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嘿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附錄鄧公名先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錯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宗正於濞爲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初袁盎相吳時嘗有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或告從史從史乃亡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爲吳所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十里明見

梁騎𨄏馳去遂歸報太尉亞夫將行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此處鄧都尉得無卽上文之鄧校尉為謁者僕射者耶不然何多奇計之相同也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亞夫曰
善卽以其計請命於上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今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滎
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
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澠阸陿之閒殽山澠池之閒其道阸陿且
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
差一二日自霸上左還殽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安全至洛陽也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𤦺正吳王傳載太尉喜得劇孟通鑑載尖之此温公之不取兵也孟洛陽人賢樂有從師七國得以爲將六乘傳豈得安行入洛哉此太尉之所以喜也今補於後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後爲山陽郡治所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穨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爲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穨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漢三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尙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

縣屬梁國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

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大將軍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

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闕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初條侯之出關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也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殺之○鏦音悤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大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

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梁王毀短亞夫張本）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曹奇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以此觀之則所謂三國者乃膠西膠東菑川無濟南也）膠西王徒跣席藁

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問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玃音钁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捍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也畢盡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燕雀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者不前進而自縮於漢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登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殽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也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欒布既破三國兵又誅齊趙兩王以功

封鄗侯復爲燕相於是喟然曰窮困不能得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河閒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帝嘗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音移綰曰具在上使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爲吳王濞等所詿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帝欲以吳王弟德

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郚鄉侯道也禮時封平陸侯爲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魯王餘好治宮室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登其堂聞鐘磬琴瑟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休侯富坐戊反免侯削屬籍久之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

戊子四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舊漢書紀十月日食事在秋七月之後夫漢既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孫歲之末無冬十月故移置之四年之首然漢書五行志此歲無日食事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初七國已破竇嬰以功封魏其侯又以爲太子傅故每朝議大事條侯與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閼薨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曲城侯蟲達之子名捷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補註廬江郡即廬州府廬江王賜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補註衡山郡即今廬州府之六安州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別爲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縣屬丹揚郡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

盡在江北矣 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己丑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爲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 初梁王武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帝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意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王使中大夫韓安國入使安國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子之孝爲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向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

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侘音差去聲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言之於帝帝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恐見梁使厚賜之太后長公主亦厚賜安國既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甲懼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爲霖　初上爲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即位爲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

甍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邱也高祖二年更名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蚡音忿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決絕也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身與娠同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卽位長男榮爲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爲武帝陳皇后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附錄武帝故事云初武帝爲太子時長主公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帝嘗體不安屬諸

姬子於栗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知之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諸官臣掌口大行人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太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意其旨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爲鴻臚行人爲大行又他書謂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考覈耳非表誤也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而汝也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郅都爲中尉始都

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壬辰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　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大如二斗器

癸巳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宗廟太宗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師古曰簿[illegible]責）

爵之文書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閒與臨江王閒閒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免都官未幾帝又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是歲帝改郡守爲太守故太守之名始見於此匈奴素聞都名引兵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太后復中都以危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斬都初臨江王之被徵也祖于江陵北門既登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爲郅都所偪死江陵北門遂存而不啟既而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梁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奇

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尊尊謂尊其祖之正體故立子二語出尚書緯）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議也）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之時盎以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

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時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故刺客之來問盎於人人諸公譽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吾不忍刺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至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盎刺殺之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

司馬遷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

時求賊未得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季主往

按梁卑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之爲言誘也。訹音恤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初王與勝詭有謀枚乘嚴忌皆不敢諫鄒陽

獨爭以爲不可故勝詭護之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軻感其義精誠動天故白虹貫日白虹兵象日君象也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白起伐趙破長平欲遂滅之令衞先生說昭王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蝕之也樊於期借首事見六卷荊軻刺秦王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王奮齊臣也亡之魏齊伐魏奮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奮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書奏梁王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及梁事敗勝詭死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今子欲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事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于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皇后兄也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庳音鼻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

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霸昌廄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常益疏王不與同車載矣常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叔初到官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吾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此不大出遊數年卒於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甲午）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賣酒也）　五月丁巳立皇子乘爲淸河王（高帝置淸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爲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於西北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兄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

夫桃侯劉舍爲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乙未中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丙申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呂后分爲王國文帝併爲趙國今復以爲王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讞平議也○讞音歇又音孽　地震

丁酉中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諸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飮於省中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十一月改諸官名

改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大匠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令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主爵中尉爲都尉　文帝五年聽民放鑄錢法大亂民又多作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爲盜賊至是乃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畤　三月雨雪　夏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不如法者三輔舉之

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音捶）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臀音豚）毋得更人畢一罪

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先是李廣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徙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誘騎者見少以誘敵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梁孝王薨（王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而薨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故太后愛之及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爲中尉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及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城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爲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

日（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壞城垣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舍之免相也竇
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
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初
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
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而臠曰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
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

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一責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初亞夫未封侯時為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矦矣有如卒子當代立亞夫何說矦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矦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爲條矦至是果餓死獄中〕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

〔紀後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是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者師古曰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粹是也組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粹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采非纂也○粹音醉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

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也牟取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其無謂也姦法謂借法作姦與盜盜謂共盜爲盜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毋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服虔曰漢法訾萬錢算百二十七然則十算十萬也貳註衍按應劭註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萬乃得爲吏據應說如是則疑之選官雖其人才德可取又必料檢其家訾滿十萬乃得爲吏也夫漢高納陳平於亡虜舉婁敬於輓夫豈有選取富人作吏之理愚意訾算十以上乃得官者直是納貲爲郎之價其錢數必滿十萬乃得爲郎耳故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貲爲郎此其一證而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亦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

前選郎又以富貲非必賢也由此言之則知漢初之用人自二千石子弟以蔭得官而外庶士欲為官者必納錢十萬以上乃得為郎中中郎景帝嫌其太多而減之是也然猶未能盡革其弊可為嘆息至武帝始有四科取士之法其選舉方出於才德乃其後兵興財匱至以納羊為郎則郎選益濫矣彼區區郎職至卑不妨與世通融一以貲用一以粟豪行力者發憤千世之思以杜其不逞無賴之患然郎吏一轉即有民社之寄皆可使貪鄙之子與方正之士齊驅耶　秋大旱

庚子後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補註日月皆食之事漢書本紀及五行志皆不載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晉天文志云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　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蓋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用也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帝崩於未央宮　壽四

十入太子卽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於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勝爲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初王太后在民閒爲金王孫生女及爲皇后諱言之帝既立弗知也韓嫣嫣字王孫弓高侯頹當之孽孫也素得幸於帝乘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横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

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卽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嚄音瓦北人驚而大嘆之聲）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直入長樂宮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

韓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少與上學書相愛嫣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嫣常與上臥起後江都王入朝從獵上林中上未出先使嫣乘副車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

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江都王怒見太后而泣太后中之以法賜嫣死（附錄西京雜記云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以拾丸長安中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資治通鑑補卷十六終